



## A Study of Western Books Brought to Macao by Jesuits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ang Kaijian

**Abstract:** Since the opening of Macao port in 1557 (the 36th year of Jiajing Era of Ming Dynasty), besides the miscellaneous goods for trade, the Portuguese black fleet also brought to Macao many European books, which would play a key role in the spreading of Western knowledge in the East. Owing to Portuguese patronage, European Jesuits traveling to the East during this historical period usually chose Macao as a way station before entering mainland China. For the purpose of missionary works, Jesuits coming to Macao usually brought with them some religious books; and through Cacao, these Western books finally found their way into mainland China and Japan. Meanwhile, the College of St. Paul,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established by the Jesuits, also instituted the first library of Western style in China, which held a large collection of European books. As the most important channel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since the 16th Century, Macao became a transfer station of European books spreading into the East, and a large number of European books had been shipped to Macao by Jesuits covering a wide variety of subjects ranging from science, technology, astronomy, mathematics, to literature, art,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It was via Macao that these books finally found their way into mainland China and Japan, even into Korea and Vietnam, giving impetus to the tide of the spreading of Western knowledge in the East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In the midst of this tide, the Jesuits played the very important role of disseminators. The first one to bring European books to Macao and via Macao into mainland China was Matteo Ricci. But those books on technology and law he brought with him were only a beginning. After arriving at the capital city Beijing, he kept on writing letters back to Europe, soliciting more book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be sent to Macau and via Macau to Beijing. Copies of these books are rarely found even at College of St. Paul in Goa, India, a fact attesting to their being much advanced and excellent, comparable to the most advanced contemporaneous European work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earliest Jesuits who brought Western books of Christian literature and Bible stories into mainland China via Macao were Michele Ruggieri and Niccolò Longobardi. The most sensational event took place in 1620 (the 48th year of the Wanli Era of Ming Dynasty), when more than 7000 European books were brought to Macao by Jesuits Nicolas Trigault and Johann Schreck.

**Keywords:**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Jesuits; Macao; Western books; Nicolas Trigault; Library of College of St. Paul

**Author:** Tang Kaijian obtained his MA from Lanzhou University in 1981. He then taught i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from 1982 to 1985, in Jinan University from 1986 to 2007. Since 2008, he has been working at University of Macao. In 2009, he was awarded "Chevalier de l'Ordre des Palmes Academiques" (Knighthood in the Order of Academic in Palms). He is now a professor and a doctoral supervi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University of Macau. He also serves as professor at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s a guest professor at Yuelu Academy of Hunan University. He is also vice president of the Society of Oral History of Macau, and vice president of Chinese Society of the History of Nationalities. His research interest covers the field of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istory of Macao, history of Sino-West relationship, history of the Western Xia Regime, and history of China's borderland nationalities. He has published 15 books, including works such a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Early Period of Macau Port Opening*, *Literati and Macau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xploration of History of Xixia in Dangxiang*,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of Tubo Tribe in Amdo in Song and Jin Periods*, *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 *A Touch of Alienatio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Macau, 16-19 Centuries*.



## 明清之際耶穌會士傳入澳門歐洲書籍考述

湯開建



**[摘要]**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澳門開埠後，葡萄牙的大黑船既運來了西方五花八門的各種貿易品，也運來了表現西學東漸重要內容的歐洲書籍。在這一時期，來華的歐洲耶穌會士由於受葡萄牙保教權管轄，所停靠的第一站通常選擇葡萄牙的居留地澳門。為了傳教的需要，進入澳門的傳教士一般都會帶一些歐洲的宗教書籍進入澳門，然後再將所攜帶的歐洲圖書經澳門傳入中國內地和日本。與此同時，17世紀初，在澳門成立的耶穌會教育機構聖保祿學院也建立了中國境內第一座西式圖書館，收藏了眾多的歐洲書籍。作為16世紀以來中西文化交流最為重要的橋樑和渠道，大量的關於西方科學技術、天文數學、文學藝術以及宗教哲學的著作由耶穌會士攜帶進入澳門，澳門成為了歐洲書籍傳入東方的收容地和中轉站。歐洲書籍進入澳門後，又源源不斷地輸送至中國內地及日本，甚至朝鮮和安南，從而引起16—17世紀西學東漸的熱潮。在這一過程中，耶穌會士充當了最為重要的傳播者角色。最先帶歐洲書籍進澳門後又帶進中國內地的是利瑪竇，他不僅自己攜帶科技、律法書籍，而且進京後還不斷寫信向歐洲索取科技圖書，先寄到澳門，再送到北京。由於這些科技類書籍在印度果阿的聖保祿學院中都屬罕見，可知其品質與內容當與歐洲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相差無幾。最早將西方基督教文學、《聖經》故事的書籍帶進澳門傳入內地的，是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龍華民。最具轟動意義的是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金尼閣、鄧玉函將從歐洲收集到的七千餘部歐洲書籍帶進澳門，之後又陸陸續續由傳教士帶入中國內地，一部分進入北京，有的則被後來的北京北堂圖書館收藏。這七千餘部西書中，除宗教類著作外，還有醫學、法學、音樂、科技類書籍，其中科技類書籍達三千餘冊，包括軍事城防技術方面的書籍。

大量的關於西方科學技術、天文數學、文學藝術以及宗教哲學的著作由耶穌會士攜帶進入澳門，澳門成為了歐洲書籍傳入東方的收容地和中轉站。歐洲書籍進入澳門後，又源源不斷地輸送至中國內地及日本，甚至朝鮮和安南，從而引起16—17世紀西學東漸的熱潮。在這一過程中，耶穌會士充當了最為重要的傳播者角色。最先帶歐洲書籍進澳門後又帶進中國內地的是利瑪竇，他不僅自己攜帶科技、律法書籍，而且進京後還不斷寫信向歐洲索取科技圖書，先寄到澳門，再送到北京。由於這些科技類書籍在印度果阿的聖保祿學院中都屬罕見，可知其品質與內容當與歐洲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相差無幾。最早將西方基督教文學、《聖經》故事的書籍帶進澳門傳入內地的，是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龍華民。最具轟動意義的是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金尼閣、鄧玉函將從歐洲收集到的七千餘部歐洲書籍帶進澳門，之後又陸陸續續由傳教士帶入中國內地，一部分進入北京，有的則被後來的北京北堂圖書館收藏。這七千餘部西書中，除宗教類著作外，還有醫學、法學、音樂、科技類書籍，其中科技類書籍達三千餘冊，包括軍事城防技術方面的書籍。

**[關鍵詞]** 明清之際 耶穌會士 澳門 歐洲圖書 金尼閣 聖保祿學院圖書館

**[作者簡介]** 湯開建，1981年在蘭州大學獲歷史學碩士學位，1982—1985年任教於西北民族學院，1986—2007年任教於暨南大學，2008年起任教於澳門大學，2009年獲頒“法國教育騎士勳章”；現為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客座教授、澳門口述史學會會長、中國民族史學會副會長；主要從事明清史、澳門史、中外關係史、西夏史及中國邊疆民族史研究，出版學術著作《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明清士大夫與澳門》《党項西夏史探微》《宋金時期安多吐蕃部落史研究》《澳門編年史》（6卷，合著）及《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等十五部。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澳門開埠後，不僅成為大航海時代東西方貿易最為繁盛的國際貿易港口，而且也充當了西學東漸的唯一橋樑。葡萄牙的大黑船既運來了西方五花八門的各種貿易品，也運來了表現西學東漸重要內容的歐洲書籍。例如，耶穌會傳教士利類思（L. Buglio, 1606—1682）在康熙初年完成的《不得已辯》中稱，“西國攜來書籍萬計”<sup>①</sup>，反映了這一時西來的歐洲書籍量之大。又如，日本文獻《長崎舊記》稱：“寬永七年（1630），是歲，下命於長崎，禁舶來耶穌教書籍。”<sup>②</sup>可知，日本在17世紀時就開始禁止歐洲書籍的傳入，反映了歐洲書籍在日本產生影響之大。在這一時期，來華的歐洲耶穌會士由於受葡萄牙保教權管轄，所停靠的第一站通常會選擇葡萄牙的居留地澳門。因此，歐洲耶穌會士所攜帶的歐洲圖書便首先傳入澳門，然後經澳門傳入中國內地和日本。與此同時，17世紀初，在澳門成立的耶穌會教育機構聖保祿學院也建立了中國境內第一座西式圖書館，收藏了眾多的歐洲書籍。作為16世紀以來中西文化交流最為重要的橋樑和渠道，大量的關於西方科學技術、天文數學、文學藝術以及宗教哲學的著作由耶穌會士攜帶進入澳門，澳門成為了歐洲書籍傳入東方的收容地和中轉站。歐洲書籍進入澳門後，又源源不斷地輸送至中國內地及日本，甚至朝鮮和安南，從而引起16—17世紀西學東漸的熱潮。在這一過程中，耶穌會士充當了最為重要的傳播者角色。可以說，歐洲圖書傳入澳門，是西學東漸史上不可不察和不可不細察之問題。因為，祇有清楚地瞭解明清之際歐洲圖書由耶穌會士傳入澳門的詳細情況，纔能真正把握這一時期西學東漸的內涵。然而迄今為止，此問題尚未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故筆者試對此予以考述，以求得出明清之際歐洲圖書傳入澳門的準確信息。

### 一 16世紀早期耶穌會士傳入澳門的歐洲圖書

西方傳教士攜帶歐洲書籍進入所在傳教地，這應該是他們的傳統。1541年，西班牙耶穌會士沙勿略（F. Xavier, 1506—1552）離開葡萄牙時，教宗送給他價值一百克魯札多的書籍，其中除了《聖經》類的天主教書籍外，還有一本關於醫學的書籍。<sup>③</sup>進入澳門的傳教士為了傳教的需要，一般都會帶一些歐洲的宗教書籍進入澳門，而這些宗教書籍絕大多數是用拉丁文寫成。例如，1555年到澳門、廣州的巴萊托（M. N. Barreto, 1520—1571）神父帶來的書籍有大《聖經》一部，小《聖經》數部，還有柏拉圖（Πλάτων, 約前427—前347）、亞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 前384—前322）、托勒密（Πτολεμαίο, 約100—170）、聖奧古斯丁（A. Augustinus, 354—430）、聖托馬斯（T. Aquinas, 約1225—1274）等人的著作，全是拉丁文。<sup>④</sup>羅明堅（M. Ruggieri, 1543—1607）來澳門後，不斷要求歐洲給他寄來書籍，寄來的書籍也是附有圖片的基督事迹、《舊約》故事、《聖經》等。<sup>⑤</sup>他還收到一大厚本的《教典法》，後來帶到了肇慶。<sup>⑥</sup>這些書籍，應該都是拉丁文著作。在羅明堅和利瑪竇（M. Ricci, 1552—1610）所建的肇慶會所裏，也帶進了大量的歐洲書籍。裴化行（R. P. H. Bernard, 1897—1940）《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稱：

這時，會所內來到幾箱西洋書籍，各種的尺寸都有，從兩開本以至最小的版本，無一不備。在白色而又堅韌的紙質上，印有大小適宜的文字。印刷的精美，鍍金的書邊，絲絨的封套，套上附有的銀鉤，樣樣都引起學者好奇心。西洋字母及鉛字的活板印法，又是另一種令人奇異的本源。<sup>⑦</sup>

很明顯，這幾箱帶進肇慶的西洋書籍應該都是先從歐洲帶進澳門，然後再從澳門帶入肇慶的。這

① [意]利類思：《不得已辯》（合肥：黃山書社，2000），陳占山校註，第128—130頁。

② [日]飯田忠彥：《野史·武將列傳·大猷公》（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東京國文社，1881），第21冊，第5頁。

③④⑥ [法]裴化行：《利瑪竇神父傳》（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管震湖譯，上冊，第99、99、101頁。

⑤ [意]羅明堅：“羅明堅神父致麥爾古理亞諾神父書”，《利瑪竇書信集》（臺北：光啓、輔仁聯合出版社，1986），羅漁譯，下冊，第427頁。

⑦ [法]裴化行：“明代之西歐學術講習會”，《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蕭浚華譯，下編，第277頁。

些帶進肇慶的歐洲書籍雖然當時的中國人看不懂其中的西洋文字，但大多都被西洋書籍的精美印刷和燙金裝幀所吸引。利瑪竇稱：

這些書雖然中國人看不懂，也不能理解其中的含義，但祇從精美的外觀和精緻的印刷來看，人們便知道這些書中講述的一定是很重要的東西，因為我們的國家是如此重視這些書籍。<sup>①</sup>

萬曆四十四年（1616）“南京教案”後，明朝官方對南京教堂“事天堂”進行了搜查，查出了“番字書大小本共二百餘本”，相信這些番字書絕大部分也應該是先傳入澳門、後進入內地的拉丁文的天主教著作。<sup>②</sup>如果說此時耶穌會僅南京一處住院便有二百餘部西書的話，那麼可見早在1619年耶穌會士金尼閣攜七千餘部書來華之前，經由澳門進入內地的歐洲圖書之規模已然蔚為大觀。傳入澳門的歐洲圖書中，既有滿足傳教需要的宗教哲學著作，又有科學技術、語言文字、文學藝術、美術音樂等類型多種多樣的圖書。其中，對中國影響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當數科技類圖書。

將歐洲科技圖書帶入澳門，應始於利瑪竇。關於利瑪竇從歐洲帶進澳門後又帶進中國內地的歐洲書籍究竟有多少？目前尚無準確的數字和記錄，這祇能從一些側面的記錄中獲取有關信息。利瑪竇晚年談到肇慶期間的情形說，他們有“很多關於科學、律法方面的書籍；有些書很大，比如《聖經》以及其他封面燙金而且裝訂很好的書籍”<sup>③</sup>。利瑪竇在1585年11月24日致總會長函中寫道，他正在做一個天球儀，“我不知道會做得怎樣，因為我手頭的書祇有丁先生（Christophoro Clavius）和皮科洛米尼（Alessandro Piccolomini）的《球體》”。<sup>④</sup>丁先生（即克拉維斯，1538—1612）與皮科洛米尼（1508—1579）的《球體》這本書肯定是利瑪竇從澳門帶入內地的歐洲科技書籍。在韶州期間，利瑪竇給瞿太素教授克拉維斯的《球體》（即《渾蓋通憲圖說》）和歐幾里德《幾何原本》，後一書也當為利瑪竇帶到澳門再帶進韶州的歐洲科技書。<sup>⑤</sup>利瑪竇在肇慶仙花寺內展示的一幅《世界地圖》，很可能就是奧特里烏斯（A. Ortelius，1527—1598）於1564年繪製的《心形世界地圖》，或墨卡托（G. Mercator，1512—1594）於1569年用圓柱投影繪製的《世界地圖》。<sup>⑥</sup>1584年，利瑪竇在肇慶繪製出了第一幅中文版的《世界地圖》；據他自己說，主要是以“所攜圖冊與其積歲札記”為依據而繪製成的。<sup>⑦</sup>這裏面所攜的圖冊，就是指他從歐洲帶入澳門又帶入肇慶的那些西方書籍，因為這些西方書籍裏面有很多世界地圖的插圖。這又可以說明，利瑪竇在肇慶繪製的第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圖》，其藍本來自傳入澳門的西方書籍。1595年，利瑪竇到南昌後，他給南昌的建安王贈送了兩部書，其中一部為附有世界地圖的《世界概述》。<sup>⑧</sup>這部書很可能是利瑪竇寫信回歐洲，要求歐洲方面寄給他的一部書，所以這部書應該先到澳門，然後纔轉交到利瑪竇手中。

利瑪竇進京後，不斷寫信向歐洲索取歐洲科技圖書，因此也有很多書籍通過歐洲寄到澳門，再送到北京，王英明《曆體略》稱：

自利瑪竇於神廟初，挾其彼國圖書器物，由海道自西南諸國以入中華，尚食京師，發明九重天奧義，自後同學相繼而來，所譯教義諸書不下充棟，而曆法一部，如《幾何原本》《同

①⑤⑧ [意]利瑪竇：《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文鈞譯，梅歐金校，第103、161、205頁。

② [明]沈淮：“清查夾物一案”，《南宮署牘》（日本內閣文庫本藏，萬曆庚申文翔鳳續刊本），第44頁。

③ Commentate da Pasquale M. D' Elia, *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 1579-1615* (Roma: 1942-1949). 宋黎明：“中國地圖：羅明堅和利瑪竇”，《北京行政學院學報》3（2013）：114—118。

④ [意]利瑪竇：《利瑪竇信函》，第116頁。丁先生的《球體》全名為《薩克洛波斯科球體評註》（*Commentarius in Sphaeram Joannis de Sacrobosco*），1570年出版，計有800多頁，對薩克洛波斯科的名著詳加註釋。皮科洛米尼的《球體》全名為《球形世界》（*Della sfera del mondo*），基本上沿襲了亞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宇宙觀，即宇宙包括十四個同心水晶球，地球靜止不動，是宇宙的中心。此外，該書還論述了日食、月食、經度、緯度和地球五個氣候帶等問題。薩克洛波斯科（J. D. Sacrobosco，1195—1256），英國人，曾在牛津大學學習，後在巴黎大學任教，1230年前後發表其最重要的天文學著作《論球體》（*Tractatus de Sphaera*），研究地球與宇宙的關係，一反中世紀的大地為方形之說，堅持地球為球形，與皮科洛米尼的《球體》大同小異。它是歐洲大學必讀書，長期以手稿方式流傳，直到1472年首次印刷，其後兩個世紀內重版200多次。

⑥ 黃時鑾、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5頁。

⑦ [意]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自序”（1602年北京李之藻刻板），《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第167頁。

文算指》《表度等說》《測量全義》《日月星纏表》《天問略》《測天約說》及《渾天儀》《測蝕》等書，確當詳明，遠過先代。<sup>①</sup>

由於早期來華的耶穌會士將“科學傳教”作為其一條主要的傳教路綫，通過審視中國科技的不足之處，從而“對症下藥”，派遣精通該領域的耶穌會士攜帶歐洲專業書籍，經由澳門抵達北京朝廷，以便取悅明朝政府。而這些耶穌會士所攜書籍，並不是取自葡屬印度等殖民地的圖書館，而是直接從當時歐洲最先進的科技文獻中搜集而來。例如，利瑪竇1605年致羅馬的一封信中稱：

希望您把這件事向總會長美言幾句，因為這件事為中國非常重要。這是舉國上下一致的希望。派遣一兩位精通天文曆數者前來中國，長駐北京，因為其他城市缺乏動力。並請務必提醒他們，攜帶必要的書籍，不能希望臥亞或者其他地方能幫助我們，因為印度公學也沒有這類的書籍，即使有，也不會借給其他會院使用。<sup>②</sup>

此處利瑪竇所提到的“印度公學”，即位於印度果阿的聖保祿學院。這是葡萄牙在亞洲最早建立的一處神學院，同時也是耶穌會遠東傳教的最為重要的一處基地。但根據上文利瑪竇所言，耶穌會在中國行教所需要的科技類書籍在果阿的聖保祿學院中都屬罕見，可見當時經由澳門進入中國內地的科技類書籍中，其品質與內容當與歐洲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相差無幾。又據萬曆四十一年（1613）李之藻（1565—1630）的《請譯西洋曆法等書疏》稱：

伏見大西洋國歸化陪臣龐迪我、龍化民、熊三拔、陽瑪諾等諸人，慕義遠來，讀書談道，俱以穎異之資，洞知曆算之學，攜有彼國書籍極多，久漸聲教，曉習華音，在京仕紳與講論，其言天文曆數，有我中國昔賢談所未及者凡十四事。<sup>③</sup>

據此可知，龐迪我（D. d. Pantoja, 1571—1618）、龍華民（N. Longobardi, 1559—1654）、熊三拔（S. d. Ursis, 1575—1620）、陽瑪諾（E. Dias, 1574—1659）等耶穌會士也曾攜帶了“極多”歐洲天文曆算書籍進入中國。當然，這些“彼國書籍”都應該是從歐洲帶到澳門，再從澳門帶進北京的。

早期的傳教士亦將宗教哲學、語言藝術類圖書帶進了澳門。最早將西方基督教文學、《聖經》故事的書籍帶進澳門者，為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1580年，羅明堅在寫給歐洲的信中稱：

我希望神父能給我寄來我主基督奧迹之書（內附有圖片）、《舊約》故事與基督徒故事等書籍，為使中國人知道，我們並非祇是由馬六甲去的四位商人，看見這些書便知分曉，尤其是一部裝訂精美的《聖經》。<sup>④</sup>

上所言《舊約》故事書包括了《舊約》敘事文學中的《路德記》《以斯帖記》和《以斯帖補編》。據學者研究，《路德記》已初具後世小說中的人物、情節、環境三要素<sup>⑤</sup>。利瑪竇身邊就有一部這樣的書，據1605年5月12日利瑪竇的信稱：

弗拉芒人拿塔烈神父的《福音歷史圖集》是李瑪諾神父所有，應有他所主持的會院使用。因此我給馬塞利神父寫信，要他為北京會院也籌捐一本，因為這本書比目前那本《多文聖經對照本》更有用；許多道理用言語交待不清，看畫冊便迎刃而解。<sup>⑥</sup>

這部被利瑪竇帶進中國，後又轉給了李瑪諾（M. Dias, 1559—1639）的納塔萊聖像畫冊即《福音書畫傳》，這部書是將《聖經》的故事用繪畫的形式表現出來。全書以天使伽布利爾（Gabriel）向聖母瑪利亞傳達天主降孕為開始，以基督受磔刑升天、瑪利亞之死、瑪利亞在天上戴冠為結束，全書將這些故事都用圖畫配以文字進行表現。這應該是西方基督教《聖經》文學的繪圖本在澳門的首次傳播。利瑪竇進北京時，也向萬曆皇帝貢獻了一批歐洲圖畫，據龐迪我稱：

① [明]王英明：《曆體略》（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789冊，第981頁。

②⑥ [意]利瑪竇：“利氏致羅馬阿爾瓦烈茲神父書”，《利瑪竇書信集》，下冊，第302、300—301頁。

③ [明]李之藻：“李我存集”，《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明崇禎十一年平露堂刻本，1962），第5321頁。

④ [意]羅明堅：“羅明堅致羅馬麥爾古里亞諾神父書”，《利瑪竇書信集》，下冊，第427頁。

⑤ 梁工等：《律法書：敘事著作解讀》（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第256—279頁。

我們有一幅畫，畫着頭冠三重冕的教宗和佩戴徽章的帝王跪在我主天主的聖名之前。我們把這幅圖展示給皇帝看，解釋道，他們是三種類型的王。他們都崇拜（就如畫中所見）真正的天主，天主創造了天地。我們已向他展示過天主的形象，他們於是把畫像帶走。皇帝覺得畫像太小，命令我們畫一幅彩色的大幅畫像。後來，皇帝派人來詢問關於我們家鄉的事情，特別是國王的宮殿。我們有一些最新印製的埃斯克里亞爾王宮的圖畫和一幅威尼斯聖馬可廣場的版畫。我們委實猶豫是否僅獻上聖馬可廣場圖即可。不敢獻上埃斯克里亞爾王宮的圖畫的原因是，假如皇帝要求繪製更大的圖像，我們不曉得誰能勝任，我們也不知畫像是否能送到皇帝手中。<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利瑪竇的貢品當中是沒有記錄這些西洋圖畫的，所以我懷疑，這些西洋圖畫很可能是來自利瑪竇貢獻給萬曆皇帝的“天主經壹部”里面的插圖。<sup>②</sup>亦即上引龐迪我信中所稱：“一本裝幀精美題為《天主經》的書，內繪有圖像。”<sup>③</sup>之後，羅儒望（J. d. Rocha, 1566—1623）依據納塔萊的《福音書畫傳》於1619—1624年間刊刻了《誦念珠規程》，此書實際是《福音書畫傳》的選刊本，祇選了耶穌生平的十五個故事，配以繪畫而進行介紹。到明末時，艾儒略（G. Aleni, 1582—1649）於1635—1637年間又在福州刊刻了《天主教出像經解》。該書仍以納塔萊的《福音書畫傳》為藍本，但所選的內容較《誦念珠規程》多了三倍。<sup>④</sup>據耶穌會士方殿華（P. L. Gaillard, 1850—1900）稱：

崇禎八年，艾司鐸儒略傳教中邦，撰《主教經解》，仿拿君原本，畫五十六像，為時人所推許，無何不脛而走，架上已空。閱如千歲，艾君撰《天主教降生言行紀略》，付梓福州，流傳甚廣，無如時代遷移，棗梨散毀，自今求之，舊籍寥寥矣。<sup>⑤</sup>

這反映了基督教《聖經》文學圖書經澳門傳入中國後所產生的重大影響。

除羅明堅、利瑪竇將基督教《聖經》文學的繪圖本書籍帶進澳門外，龍華民神父也寫信給歐洲，要求他們寄來《聖經》《教會法典》及“教父們的傳記，尤其教會十大博士的傳記。因為，中國人得知歐洲的博士這麼多，這麼偉大，而他們自己祇有一人，就是孔夫子，是會大吃一驚的”。<sup>⑥</sup>這些教父傳記和教會博士的傳記都應該屬於傳記文學之類，也是西方文學圖書傳進澳門的記錄。傳教士傳教隨身攜帶的圖書一般除了《聖經》外，必帶的一種圖書就是《伊索寓言》。據說，利瑪竇在南昌時：

有位官員見了有這種畫的一本關於救世主的小冊子，愛之若狂，利瑪竇表示歉意稱：“這是我傳教的書，不能送給他，但送給了他一本《伊索寓言》，他也就接受了，還把它當作佛蘭芒的印刷精品。”<sup>⑦</sup>

繼利瑪竇後，來南京的葡萄牙耶穌會士曾德昭（A. Semedo, 1585—1658）在南京看到了拉丁文版的《伊索寓言》稱：“這很像我在南京省看見的那本拉丁文《伊索寓言》，裝訂是我們的樣式。”<sup>⑧</sup>這部帶到南京的拉丁文版的《伊索寓言》應該是從澳門帶進南京的，是誰帶來的，尚不可考，但可以反映出，為了傳教的需要，傳教士往往隨身攜帶《伊索寓言》，利用其中的寓言故事方便講道傳教。1593年10月，意大利耶穌會士石方西（F. d. Petris, 1563—1593）神父在韶州去世。他去世時，床頭還放着一本為讚頌聖母抄錄的虔誠讚美詩。<sup>⑨</sup>這種讚頌耶穌、聖母的虔誠讚美詩，也是傳教士們從澳門帶進的基督教書籍。根據耶穌會檔案，瑞士耶穌會士徐日昇（Ni-

①③ 蔣薇譯，金國平審校：“耶穌會士龐迪我神父致托雷多省省會長路易士·德·古斯曼之函”[1602年3月9日於北京]，《耶穌會士龐迪我著述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葉農整理，第496、488頁。

② [意]利瑪竇：“貢獻方物疏”[貢獻物單附]，《熙朝崇正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韓琦、吳旻校訂，第20頁。

④ 莫小也：“從《誦念珠規程》到《出像經解》：明末天主教版畫述評”，《文化雜誌》38（1999）：109—114。

⑤ [清]倪懷綸：《道原精萃·方殿華〈像記〉》（上海慈母堂聚珍版，1887），第2頁。

⑥⑦⑧ [法]裴化行：《利瑪竇神父傳》，上冊，第214、214、159頁。

⑨ [葡]曾德昭：《大中國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何高濟譯，第189頁。據裴化行稱：“耶穌會士於1592年已經在日本刊印了《伊索寓言》的改寫本。”參見[法]裴化行：《利瑪竇神父傳》，上冊，第214頁。

Fiva, 1645—1708) 1672年抵達澳門時，他帶進來一些書，被送到當地的書商處裝訂。<sup>①</sup>1610年，接任耶穌會中國傳教會會長的龍華民意識到歐洲書籍對於傳教工作的重要性，在韶州寫給耶穌會羅馬總會長阿桂委瓦 (R. Acquaviva, 1550—1583) 的信中稱：

神父所寄來的書籍給我們帶來莫大的榮譽，不但教友們表示驚奇，而且教外人更是欽佩不已；尤其《皇家聖經》，教友們以隆重的禮敬禮它，看成是天主的東西。希望神父常給我們寄書籍來，使每一會院都能有一個像樣的圖書館為盼。<sup>②</sup>

希望在每一個會院都建設一個圖書館，反映了耶穌會對將歐洲圖書帶進澳門與中國內地極為重視，當時已建成的澳門聖保祿圖書館和後來北京教堂圖書館的建設都可以證明。在聖若瑟修道院至今還保存着幾種16—18世紀出版的拉丁文書籍。例如，1578年出版的拉丁文古文獻《馬庫斯·圖留斯·西塞羅演說，評論手冊》(圖一)，1742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國學者傅爾蒙 (E. Fourmont, 1683—1745) 的拉丁文著作《中國官話》(圖二)。這些拉丁文歷史語言哲學類的書籍，都應該是當時傳教士帶進澳門的。<sup>③</sup>

## 二 歐洲圖書東傳的重大事件： 金尼閣攜七千餘部書籍運抵澳門

耶穌會成立之初，對於圖書之注重，已為一般人所稱讚。龍華民接任耶穌會中國傳教會會長後，即提出要在中國各住院建設圖書館的建議。1613年，龍氏在其備忘錄中提出，要在北京建立一座“當與歐洲本會之第一流圖書館相等的中央圖書館”<sup>④</sup>。當年，龍華民就指派金尼閣 (N. Trigault, 1577—1629) 返回歐洲，向教宗匯報中國傳教事務，並擔負兩項重任，一是招募傳教士來華，二是搜集各種歐洲圖書，籌建耶穌會圖書館。金尼閣在歐洲時，遍歷意、法、德、比等國，向各方募集圖書。1616

年，第一批在羅馬募集的圖書就有五百冊。後來，他與鄧玉函 (J. Schreck, 1576—1630) 等繼續在歐洲各著名出版中心如里昂、法蘭克福、科隆等地收購書籍；除收購之外，很多作家及出版家餽贈者也不少。<sup>⑤</sup>除此以外，金尼閣還提到他的一位神學家的親戚“曾以其頗有價值之書藏遺贈於余”，還提到一位西班牙主教所捐贈的五千冊書。<sup>⑥</sup>又據金尼閣自述稱：

圖一 《馬庫斯·圖留斯·西塞羅演說，評論手冊》



圖二 傅爾蒙《中國官話》



① [比]高華士：“17—18世紀澳門耶穌會在中歐書籍流通中的角色——以西式藏書為中心”，《澳門研究》4 (2012)：127。

② [意]龍華民：“龍華民神父致羅馬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書”，《利瑪竇書信集》，下冊，第544頁。

③ 楊開荊：“探討澳門天主教文化及其文獻寶庫”，《文化雜誌》47 (2003)：6, 16。

④⑤ 方豪：“明季西書七千部流入中國考”，《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學生書局，1969)，上冊，第46、47頁。

⑥ 金尼閣1617年1月2日寫於布魯塞爾的信函，原函藏於布魯塞爾王家圖書館，Van den Gheyn 編目3994號，轉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第45頁。

余迄今所獲者，無論就數量言（重複者不計），就學術門類之繁多言，就裝潢之富麗言，在耶穌會中尚無足以與此頡頏者。余曾在意國、法國、日爾曼國、比國徵募書籍，並有精於書籍之友人為伴，其人即余去年函中所述及之醫師而兼數學家者。以學科之門類言，除吾人圖書館所習有之人文類、哲學類、神學類、教育類及其他名著外，余所搜醫學、法學、音樂類書，亦複甚多；而近日所已發明之數學書，則可謂應有盡有。余從各王公大臣所徵集及在各地所收購之各項測算儀器與製造儀器之機械，種類之多，品質之精，可謂已一無所缺。<sup>①</sup>

這一次歐洲之行，在歐洲購買和收集的書籍究竟是多少冊，金尼閣本人並未提供確切數據。但據稍後與金尼閣交往密切的基督徒楊廷筠（1562—1627）公佈的數字稱，金尼閣收集帶進澳門的各種書籍當為七千部左右。<sup>②</sup>

1620年7月22日，金尼閣從歐洲將其與鄧玉函收集到的七千餘部歐洲書籍帶進澳門，這是澳門文化科技史上的一件最為轟動的大事。這件事很快也傳到了中國內地，當時在杭州的楊廷筠在其《代疑編》中稱：

自西泰利先生用賓上國，蒙朝廷生養死葬，其國主感恩圖報，特遣陪臣金尼閣遠來修貢，除方物外，有裝潢圖書七千餘部，重複者不入，纖細者不入，若然並國中所有，即萬部不啻矣。此非可飾說也，書笈見頓香山澳，已經數年，為疑議未息，貢使難通，俾一朝得獻朝廷，當必發儀部及詞林，與西來諸儒翻譯讎訂，書義昭然，茲編亦屬剩語矣。<sup>③</sup>

楊廷筠在《代疑續編》中也談到了來華的七千部書：

西教不然，其學有次第，其入有深淺，最初有文學，次有窮理之學，名曰費祿所斐亞，其書不知幾千百種也。學之數年，成矣，又進而為達天之學，名曰陡祿日亞，其書又不知幾千百種也。學又成，乃始行遊四方，益廣其見聞，而更濬其靈府，大都不可窮以辯焉。上所言二大種之書，雖不能全攜，隨身細帙，已七千餘部。每部以單葉之紙，夾印細字，在吾國中，即一部又是數十部也。<sup>④</sup>

金尼閣攜帶的七千部歐洲書籍進入澳門後，當時耶穌會的設想是想將它們迅速運送到內地，在北京及各地住院籌建圖書館。但由於當時中國內地爆發的“南京教案”之餘波尚未止息，明朝政府對傳教士的嚴禁和迫害仍然時有表現，很顯然這批規模如此龐大的圖書要運進北京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這七千部書祇好暫時安放於澳門，亦即楊廷筠所言“見頓香山澳，已經數年”。直到1624年，傳教士的宿敵沈淦死於杭州家中，迫害傳教事業的力量到此也就完結，傳教士們再次在明帝國取得了半合法的地位，逐教令也等於失效。<sup>⑤</sup>隨着傳教環境的寬鬆，寄頓澳門的七千餘部西書也陸陸續續由傳教士帶入中國內地，其中有一部分進入北京，有的則被後來的北京北堂圖書館收藏。據北堂圖書館的目錄稱，拉丁文部的書編目為710號至3135號，共有2426種書，當然這裏並不全都是金尼閣帶進的書。而據方豪（1910—1980）考證，確為金尼閣帶進的書有384

① 金尼閣1617年1月2日寫於布魯塞爾的信函，轉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第44頁。

② 計翔翔：“金尼閣攜西書七千部來華說質疑”，《文史》（北京：中華書局，1996），第41輯，第153—163頁。計翔翔認為，金尼閣所帶西書沒有七千部，七千部西書是明代以來所有耶穌會士帶入中國書籍的總數。他雖然舉出了明清之際一些教內人士的證據，但並不足以否定金尼閣帶七千部書的史實。因為，根據方豪所徵引的金尼閣自己的書信，已經說明了他收到的書有教宗捐贈的500冊，有西班牙主教捐贈的5000冊，還有他的一位親戚捐贈的“足敷吾等一住院之用”的頗有價值的書籍，還有很多作家和出版家捐贈的書籍，如果再加上他在布魯塞爾、里昂、法蘭克福、科隆等地購買的書籍，我想其總數應該超過七千部書。這是金尼閣本人的記錄，應該是最權威的說法，不容否定。金尼閣1620年抵達澳門，1621年即進入中國內地，1622年抵達杭州，這時在杭州的楊廷筠與其交往，金尼閣應該將他帶進澳門的七千部書的信息告知了楊廷筠，而由楊廷筠正式向外公佈此一信息，故楊廷筠的七千部書。說也應該是來自於金尼閣本人的說法，李之藻公佈的七千部書的信息很可能是來自於楊廷筠。所以，金尼閣帶七千部西書來華的說法應該是準確的。不能用後來中國學者的含混記錄來否定金尼閣本人和最早獲得消息來源的楊廷筠的最原始的記錄。

③ [明]楊廷筠：“代疑編”，《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獻叢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第1冊，第47頁。

④ [明]楊廷筠：“代疑編·引駁”，《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臺北：利氏學社，2009），第6冊，第419—420頁。

⑤ [美]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傳教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余三樂、石蓉譯，第144、172頁。



種，疑為金尼閣帶進的書有135種，兩者共有519種。<sup>①</sup>雖然1624年北京教堂重開後，有一批書被傳教士陸續帶進北京，但據方豪私藏《辯學》所言：“道途阻塞，書存香山澳，帶進者尚未有什之一二。”<sup>②</sup>也就是說，七千部書祇有千餘冊被帶進中國內地，其他絕大部分還保存在澳門。

在金尼閣入華的七千部西書中，除了天主教著作外，還有醫學、法學、音樂及科技類書籍，“可謂應有盡有”。下面主要介紹科技、醫學和文學方面的書籍：

### （一）科技類書籍

李之藻《譯〈寰有詮〉序》稱：

時則有利公馬竇，浮槎開九萬之程；既有金公尼閣，載書逾萬部之富。乾坤殫其靈秘，光嶽煥彼精英。將進闕廷，鼓吹聖教；文明之盛，蓋千古所未有者。<sup>③</sup>

方豪私藏《辯學》抄本亦稱：

傳泛濟字體齋，與金尼閣四表，俱羅馬大臣。先是，利瑪竇至中華，晉見朝廷，賓延殊禮，其國君感甚，特命傅、金二位，遠來繼好，除帶進上方物外，攜有裝潢圖書七千餘部，皆天人之學及曆法度數之書。<sup>④</sup>

金尼閣帶進的這一批書是什麼樣的書呢？據《辯學》稱，“皆天人之學及曆法度數之書”，即哲學和科學方面的書籍。進入中國內地的書，後來又陸續被收藏在了北堂圖書館中，方豪對這批書籍進行了統計。<sup>⑤</sup>此處根據其統計，再從中擇取科技類書籍加以整理。編號兩千以內的書籍中，科技類至少有以下十三冊：

1. 雅克·貝松：《宇宙儀——可以運用數學對天、陸、海進行觀測的萬能儀器，由雅克·貝松發明》，1567年於巴黎，由羅威爾出版。
2. 皮埃爾伯爵：《用於海、陸測量、天文觀測的儀器，其構造及使用》，1605年於巴黎，杜伯雷出版社出版。
3. 紀堯姆·德·納道尼爾：《經度測量法——運用磁針進行經度測量的方法》，1602年於圖盧茲出版。
4. 約翰尼·亨里克：《初等數學》，1611年於法蘭克福出版。
5. 阿皮亞努斯著、赫馬·弗里修斯重訂：《宇宙志》，1574年於科隆出版。
6. 阿里斯塔克斯：《論太陽、月球的大小和距離》，1572年於佩薩羅出版。
7. 羅傑·培根：《數學家之守望者：在書中討論種類的增加，以及在低等級中它們的德性》，1614年於法蘭克福出版。
8. 弗蘭西斯科·巴羅奇：《那個令人驚訝的幾何問題，通過十三種方法證明；它指導在同一個面上劃兩條直綫，但這兩條綫相互不一致……》，1586年於威尼斯出版。
9. 皮埃爾·貝武薩：《天文工具之環，以及確切和方便之法》，1553年於安特衛普出版。
10. 巴西琉斯·貝思勒：《艾希施達特花園，或者是對來自世界各地的植物、花和灌木等收集進行細緻的研究，而作的勤勉和細緻的生動描繪和表述》，1613年於紐倫堡出版。
11. 朱賽皮·比亞卡尼編纂：《亞里士多德的數學之位，從其所有作品中結集而成，並附說明》，1615年出版。
12. 伯迪：《寶石和礦物的歷史》，1609年漢諾威出版。
13. 巴特奧：《邏輯學以及算學摘要》，1559年里昂出版。<sup>⑥</sup>

①⑤ 方豪：“明季西書七千部流入中國考”，《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第48—50頁。

②④ [清]靜樂居士：《辯學》（臺北：臺灣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藏方豪舊藏清鈔本），第40頁。此《辯學》原由方豪私藏，為海內孤本。方豪去世後，將其捐贈於臺灣政治大學，現藏於該校社會科學資料中心。此稿本蒙臺灣蕭弘德先生協助拍攝照片奇贈，在此特表衷心感謝。

③ [明]李之藻：“《寰有詮》序”，[清]劉凝《天學集解》（俄羅斯：彼得堡公共圖書館藏清稿本），第10頁。

⑥ 北京遣使會編：《北堂圖書館藏西文善本目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9），第26—27、112、138、218、230、246—247、259、264—265、274、287、288、312—313、333—334頁。此處拉丁文的翻譯，由北京外國語大學謝明光博士完成，在此表示感謝。

另三千餘冊中還有大量科技類書籍，此處不一一羅列。<sup>①</sup>以上十三冊中，涵蓋天文地理，如1、3、6、9；算術幾何，如2、4、7、8、11、13等。金尼閣所帶進的《宇宙儀》（*Lecosmolabe*），作者貝松稱，這種儀器具有萬能功效，是可用於航海、測量、製圖和天文觀測的精密儀器。近代礦物學鼻祖伯迪（A. B. D. Boodt, 1550—1632）所作《寶石和礦物的歷史》（*Gemmarvmet Lapidvm historia*）中解釋了如何切割鑽石、石頭的技術。如植物學家貝斯勒（B. Besler, 1561—1629）所著《艾希施達特花園》（*Hortus Eystetensis*），對眾多植物進行了極為細緻地勾勒。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帶進中國內地的歐洲書籍又先後被傳教士和中國學者合作翻譯成了中文，其中最典型的就王徵的《奇器圖說》：“《奇器圖說》乃遠西諸儒攜來彼中圖書，此其七千餘部之一支；就一支中，此特其千百之十一耳。”<sup>②</sup>漢學家顏復禮（F. Jäger, 1886—1957）很早就注意到鄧玉函《奇器圖說》的版本問題，他斷定此書前兩卷主要出自斯蒂文（S. Stevin, 1548/9—1620）、蒙蒂（G. Monte, 1545—1607）等人的著作，第三卷出自貝松、拉梅利（A. Ramelli, 1531—1608）、宗卡（V. Zonca, 1568—1603）、蔡辛（H. Zeising, ?—1613）、威朗茲歐（F. Veranzio, 1551—1617）的機械著作。北堂圖書館館長惠澤霖（H. G. Verhaeren, 1851—1920）查閱了北堂圖書館收藏的耶穌會士帶到中國的西文書籍，再次確認斯蒂文的書是《奇器圖說》前兩卷的一種底本，並辨識出卷三部分圖書出自拉梅利的著作。<sup>③</sup>

又據學者對《崇禎曆書》的研究，並認定：金尼閣從歐洲帶來的七千部圖書中就包括多部開普勒（J. Kepler, 1571—1630）的著作，如有反映物理天文學思想的著作《宇宙的神秘》（北堂藏書1899號）、《哥白尼天文學概要》（北堂藏書1897號），有反映開普勒光學成就的著作《天文光學》（北堂藏書1893號）、《折光學》（北堂藏書1895號）以及另一版本的《折光學》，附有伽利略（G. Galilei, 1564—1642）的《比例規》（北堂藏書1896號），此外還有《世界的和諧》（北堂藏書1898號）。<sup>④</sup>

三千餘冊的科技書籍中，亦有關於軍事城防技術方面的書籍。耶穌會士高一志（A. Vagnoni, 1566—1640）1624年到山西省後，將意大利人馬吉（G. Maggi, 1523—1572）、卡斯特里奧托（G. Castriotto, 1501—1563）的《論城市設防》（*Della Fortificatione delle Citta*）帶進了山西省，並和當地基督徒韓雲（1596—1649）將其合作譯出，稱為《西洋城堡志》。他們還在山西蒲城依照西洋法建起一座歐洲式的城堡。<sup>⑤</sup>

還有，德國漢學家傅漢斯（Hans Ulrich Vogel）研究發現，由德國人湯若望（J. A. S. V. Bell, 1591—1666）與華人楊之華、黃宏憲共同翻譯完成的《坤輿格致》，其原本即1556年出版的德國科學家阿格里科拉（G. Agricola, 1494—1555）的拉丁文本《礦冶全書》（*De remetallica*）。該書原本屬於曾任慕尼黑城市副法官的門德爾（Michael Mändl），後輾轉送給鄧玉函，鄧玉函於1619年將此書與金尼閣的七千部書一起帶入澳門。此書在澳門停留兩年後，鄧玉函又帶入中國內地，後存放於北京北堂，現存於中國國家圖書館。<sup>⑥</sup>

## （二）醫學類書籍

據狄仁吉（J. B. Thirerry, 1823—1880）神父的目錄，金尼閣帶回的有關歐洲醫藥學的書籍

① 如編號1203、1228、1229、1230涉及醫學，1249涉及植物學等。

② 宋伯胤編著：《明涇陽王徵先生年譜·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序》（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第218頁。

③ 張柏春、田森、馬深孟、雷恩、戴培德：《傳播與會通：〈奇器圖說〉研究與校註》（南京：江蘇科技出版社，2008），第6—7頁。

④ 王國強、孫小淳：“《崇禎曆書》中的開普勒物理天文學”，《中國科技史雜誌》1（2008）：47。

⑤ 湯開建：“《守固全書》：明季晉鋒天主教徒韓霖之西學傳播”，《中國史研究》2（2015）：104—106。

⑥ 潘吉星、傅漢斯、伊莉莎白·泰森-伏格爾：“Die Übersetzung Und Verbreitung Von Georgius Agricolae ‘De Re Metallica’ Im China Der Späten Ming-Zeit (1368-1644)” [阿格里科拉《礦冶全書》在晚明中國的翻譯和流傳]，《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32（1989）：161-162. Noël Golvers, “Librarie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Circulation of Western Book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Jesuit Mission (ca. 1650 - ca. 1750)”, *Logistics of Book Acquisition and Circulation*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KUL, 2012), 35-36.

達308種<sup>①</sup>，下面選擇其中有代表性的三種譯出：

1. 昂日奧勞·薩拉：《催吐藥物學或催吐藥物之成就》，1613年。
2. 普洛斯彼羅：《論埃及醫學四書》，1591年於威尼斯出版。
3. 蒂莫西·布萊特：《論治療》，1589年於法蘭克福出版。<sup>②</sup>

這一批書籍在澳門聖保祿學院停留過相當長的時間，高華士（Noël Golvers）稱：金尼閣收集的圖書主要是向在華諸住院提供的，而非澳門學院；然而，因為當時中國的政治和軍事狀況，金尼閣圖書在到達澳門後，此後數年就留在耶穌會的院牆之內，被存放在司庫那裏。<sup>③</sup>這應該是西方醫學書籍第一次大規模地進入澳門，雖然後來陸陸續續有一批書籍進入內地，但留在澳門的仍然是多數，而且時間相當長。所以，從這一角度而言，金尼閣對西方醫學進入澳門，甚至進入中國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可以視之為從澳門入華的西醫傳教士第一人。

### （三）歷史、文學類書籍

從現存金尼閣帶進的殘存書籍目錄看，屬於西方文學和歷史方面的圖書有以下幾種：

1. 克里斯丁·阿德里希：《神聖之地和聖經故事戲曲，附有流傳的地圖》，1593年於科隆出版。
2. 阿爾伯特·斯塔德：《阿爾伯特·斯塔德的歷史撰述》，1608年於施密特出版。
3. 亞里亞努斯：《黑海和厄立特里亞海航海記》，1577年於日內瓦出版。
4. 弗拉維奧·比翁多：《論佔領羅馬十書；羅馬重建三書；論威尼斯之起源和管理；意大利圖說；附索引》，1559年於巴塞爾出版。
5. 戴維·科納：《天主教虔誠的貯存室：來自聖人書信、神父等著作》，1614年於英戈爾施塔特出版。
6. 賽里奧·庫里歐尼：《歷史三書》，1596年於法蘭克福出版。<sup>④</sup>

歐洲早期的西方歷史與文學是很難嚴格區分的，所以，上述書籍都可以將其視之為早期傳入澳門的西方文學圖書。

## 三 16—17世紀澳門耶穌會聖保祿學院圖書館藏書

到16世紀末，由耶穌會士帶入澳門的歐洲書籍數量已經不少，李之藻《請譯西洋曆法等書疏》稱傳教士“攜有彼國書籍極多”<sup>⑤</sup>即可為證。故1594年聖保祿學院建立後，就建起了一間圖書館。方豪神父稱：

嘉靖四十四年（1565），澳門耶穌會院，附設學校。萬曆二十二年（1594）乃擴充為大學，教授神學、哲學、拉丁文學，有圖書館、觀象臺及藥房等。<sup>⑥</sup>

據1594年11月9日范禮安（A. Valignano, 1539—1606）在澳門寫給耶穌會士總會長的信介紹剛落成的聖保祿學院稱：

其中一個（城堡）之內，有用作休息和圖書室的巨大而涼爽的房间。……此外還有上下兩層的大房間用做休息與圖書室。<sup>⑦</sup>

可以知道，在聖保祿學院剛建成時就已經設立有圖書館。1606年，中國官員來檢查澳門聖保祿學院時，郭居靜（L. Cattaneo, 1560—1640）神父還帶着這位中國官員觀看了這個學院的“圖書館”<sup>⑧</sup>。1740年，蒙塔尼亞（J. Montanha, 1749—1752）神父《澳門主教區歷史資料》亦稱，澳

① 段世磊：“歐書東傳早期概況：澳門聖保祿學院1616年藏書目錄”，《文化雜誌》93（2014）：71。

②④ 北京遣使會編：《北堂圖書館藏西文善本目錄》，第171、217、319—320、201—202、206、249、298、402、408頁。

③ [比]高華士：“17—18世紀澳門耶穌會在中歐書籍流通中的角色——以西式藏書為中心”，《澳門研究》4（2012）：130。

⑤ [明]李之藻：“李我存集”，《明經世文編》，第5321頁。

⑥ 方豪：《中西交通史》（長沙：嶽麓書社，1987），下冊，第814頁。

⑦ [日]高瀬泓一郎：《キリシタン時代の文化と諸相》（東京：八木書店，2002），第352—353頁。

⑧ [意]利瑪竇：《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第408頁。

門聖保祿學院有“一個專業圖書館”<sup>①</sup>。這就是說，16世紀末期，在中國最南端的澳門半島上就已經建起了中國境內第一座完全西式的典藏歐洲書籍的專業圖書館。

澳門耶穌會士為建設這座圖書館做出了很多努力，1598年10月9日，范禮安神父的信稱：“最初的書籍是根據總會議中各個會長的命令而製作完成的命令、指令和禮法文書。”<sup>②</sup>1606年，日本主教塞爾凱拉(L. D. Cerqueira, 1552—1614)稱：“我曾將幾卷凱撒·巴羅尼厄斯(Caesar Baronius)的著作《基督教會編年史》捐贈給了澳門聖保祿學院。”<sup>③</sup>1610年3月14日，巴范濟(F. Pasio, 1554—1612)神父的信稱：“耶穌會一名教區神父將他擁有的書庫贈予了聖保祿學院。”<sup>④</sup>1616年3月1日，駱入祿(J. Rodrigues, 1575—1631)神父的信又稱：“我請求總會長能夠為了我們的需求，命令駐扎在里斯本各區的會長送給我們這些書籍。”<sup>⑤</sup>據高瀨泓一郎公佈的日本耶穌會省檔案稱：

省會長神父命令，從日本運送而來的文獻材料由安東尼奧·費爾南德斯(Antônio Fernandes)神父負責管理。如今則由曼努埃爾·羅德里格斯(Manuel Rodrigues)照看這些書籍。大概三年前，我將許多書籍裝成兩大箱運回了日本。因為澳門當地氣候濕潤，書籍多有損毀，且遭蟲噬，以火祛除外別無他法，可想而知，日本將因此而遭受巨大損失。省會長神父卡瓦略(Carvalho)將從日本運送至澳門的幾箱書籍，放置在自己的房間。而且原先已經存放在澳門聖保祿學院中的來自日本的其他書籍，也有一部分被保存在管區長的房間。1616年，從印度送來的書籍，除聖務日課書和日記之外，全部轉交給了曼努埃爾·羅德里格斯神父。<sup>⑥</sup>

可以知道，聖保祿學院圖書館建成後，先是由費爾南德斯神父管理，而到1616年時，轉由羅德里格斯神父管理。而且從上述資料可以看出，澳門聖保祿學院圖書館主要是來自於日本耶穌會教省的藏書。

關於這一時期澳門聖保祿學院藏書的情況，主要收藏在“司庫書庫”“書記處”“檔案館”“耶穌會住院藥房”“私人藏書室”。<sup>⑦</sup>其中，1616年的目錄是屬於日本教省司庫的藏書，高華士稱之為“司庫書庫”，共有43種，245冊。<sup>⑧</sup>所謂“司庫書庫”，就是日本教省司庫收藏保管的圖書。從43種書目看，除了少數幾種語言類的辭典外，全部為天主教宗教內容的書籍(參見文末“附表一”)。

除此以外，當時的耶穌會中國副省的“書記處”(secretaria)也保存了一個書目，裏面除了各種信件外，還有各種“特許狀”(alvará)、“教宗簡函”(brevia)、“詔書”(bullae)、“目錄”(cathalogi)、“法令”(decreta)、“訓令”(Instruções)和“抄本”(tresladas)，涵蓋1609—1668年。除了這些書籍外，還有很多檔案，當時的拉丁史料稱為“澳門檔案”(Archivum Macaense)，後來就大多稱作“日本檔案”(Arquivo del Japon)。該處積累的資料在17世紀40年代中葉由蒙塔尼亞和阿爾瓦雷斯(João Alvares)謄抄，抄本轉移到里斯本，成為《耶穌會士在亞洲》(Jesuitas na Aisa)檔案的核心部分。在17世紀，聖保祿學院圖書館還藏有很多手稿和圖書手抄本。1700年，在北京東堂生活的托馬斯(A. Thomas)提到，一份《湯若望傳》的手稿藏於澳門耶穌會學院<sup>⑨</sup>。1677年，若奧·德·拉熱(João de Lage)將一批在

① Serefim Leite, *Os medical serviços do jesuitas no Brasil* (Brotéria, Lisboa: Broteria-Associacao cultural e cientifica, 1942), 387-403.

②④⑤ [日]高瀨泓一郎：《イエズス会と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88)，第183、6、218頁。

③ [日]高瀨泓一郎：《キリシタン時代の文化と諸相》，第516頁。

⑥ [日]高瀨泓一郎：《キリシタン時代の文化と諸相》，第512—515、516頁；段世磊：“歐書東傳早期概況：澳門聖保祿學院1616年藏書目錄”，《文化雜誌》93(2014)：66。

⑦ [比]高華士：“17—18世紀澳門耶穌會在中歐書籍流通中的角色——以西式藏書為中心”，《澳門研究》4(2012)：127-129頁。

⑧ 段世磊：“歐書東傳早期概況：澳門聖保祿學院1616年藏書目錄”，《文化雜誌》93(2014)：72。

⑨ BEV, FoGes. 1250/5, fo 427v.-vol.II, pp.187-188, 轉自[比]高華士：“17—18世紀澳門耶穌會在中歐書籍流通中的角色——以西式藏書為中心”，《澳門研究》4(2012)：128。

葡萄牙購買的圖書贈送給了聖保祿學院圖書館<sup>①</sup>。

據高華士考證，北堂的藏書中有十二本來自澳門，其中祇有一本與澳門圖書館有關，其他則關涉聖保祿學院、新學院或聖若瑟修院。在這十二本書中，有一部分是“室內藏書”（院長或副省會長的藏書），其中五本是1656年一位葡萄牙耶穌會士拉塞爾達（Francisco Pereira de la Cerda）的遺贈品，而這五本書中有四本是數學書籍，分別是克拉維斯、伽貝（Nicola Cabele）、梅提斯（A. Metius, 1571—1635）、奧特雷德（W. Oughtred, 1574—1660），而這些書成為了澳門聖保祿學院圖書館擁有數學藏書的見證，同樣也體現了當地存在着某種“數學藏書文化”。<sup>②</sup>

澳門聖保祿藥房也有一批藏書，其中還有一批從歐洲帶進的西方醫學書籍。例如，1658年，魯日滿（F. D. Rougemont, 1624—1676）在這裏看到了1578年在布爾戈斯（Burgos）出版的 *Cristóvão da Costa, Tratado de Las drogas y medicina de Las Indias Orientales* 這部書，他還曾引用過該書中針對腎結石的療法和藥物。潘國光（F. Brancati, 1608—1671）1636年在澳門時在藥房還看過塞凱拉（Gaspar Cardoso de Sequeira）*Tesouro de Prudentes* 的抄本，此書為一藥房百科全書，主要是介紹葡萄牙本土流行的藥物。潘國光還說：“我知道，這本書在澳門神父那裏也藏有，曾得到廣泛的使用。”<sup>③</sup>還有一位澳門土生葡人、耶穌會士龍安國（António de Barros），他於1756年將《醫方考》一書譯為葡萄牙文。《醫方考》是明代中醫最流行的典籍，由徽州歙縣人吳昆（1552—1620）著，大約刊行在明萬曆年間。這份譯稿共102頁，介紹了652種中草藥及其功用，另外還附有9頁，其中3頁寫有化學符號和不能服用的藥物說明。據手稿提示，龍安國神父可能是為了澳門聖保祿學院使用而把這部中醫名著譯成葡文的。<sup>④</sup>這位18世紀的澳門人將一部中國著名醫典翻譯成葡萄牙文，不僅在澳門的葡萄牙人中流傳，更重要的是當時聖保祿學院的傳教士利用這部中醫名著介紹的中醫藥，結合他們的西方醫藥知識研製出了許多新的藥方，稱之為聖保祿學院藥房秘方。那些藥方新奇有效，是耶穌會士利用自己所到之處學到的醫學知識研究的結果。<sup>⑤</sup>

17世紀初，曾在聖保祿學院停留過的耶穌會士鄧玉函使用過該圖書館，但他認為該圖書館的藏書是貧乏的，他想找到比較先進的科學書籍，如數學、醫學、植物學方面的，但沒有找到這樣的書。<sup>⑥</sup>值得注意的是，到17世紀後期，1680—1683年在澳門的日本省會會長方濟各（F. X. Filippucci, 1632—1692），他的一份在澳門完成的手稿中引用了大量的西方書籍，準確地提到了很多篇章，而這些引用的書很可能就是聖保祿學院所藏的圖書。就是上述這些圖書，共同構建了聖保祿學院圖書館的館藏。據高華士統計，圖書館的藏書共計約4200冊。由於館藏書籍的長期使用，特別是聖保祿學院教授講課的利用，對書籍損害相當嚴重。

值得一提的是，在澳門的聖保祿學院除了建有圖書館這一藏書機構之外，還短暫地存在過一處印刷機構。1588年，耶穌會士范禮安從歐洲攜帶了一臺西式活字印刷機駛往日本，其間在澳門滯留一年有餘。1590—1616年間，該印刷機送往日本，輾轉多地，後隨着日本對耶穌會士的迫害，這臺印刷機再次被運回澳門，直至1620年最終被賣至馬尼拉的奧斯定會。<sup>⑦</sup>該印刷機在澳門停留的大部分時間，都被安置在聖保祿學院，即聖保祿學院印刷所（Tipografia Colégio de S. Paulo）。在這段時期內，聖保祿學院印刷所曾經以西方傳入澳門的西書為底本，印製了幾部書籍，如1588年重印了尤阿拉·博尼法西奧（Ioanne Bonifácio）神父於1575年出版的《天主教孤兒院》（*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 Adolescentiae que Perfygium*）<sup>⑧</sup>。在該印刷機運往日本之前，

① JS 23, fo 7v, 轉自[比]高華士：“17—18世紀澳門耶穌會在中歐書籍流通中的角色——以西式藏書為中心”，《澳門研究》4（2012）：130。

②③⑥ [比]高華士：“17—18世紀澳門耶穌會在中歐書籍流通中的角色——以西式藏書為中心”，《澳門研究》4（2012）：132、128—129、130。

④⑤ [葡]阿馬羅：“中醫對聖保祿學院藥房的影響”，《文化雜誌》30（1997）：83、81。

⑦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III, As Ordens e Congregações Religiosas em Macau* (Macau, Tipografiasoisang, 1956-1961), 309-312; [葡]阿利馬：“澳門：它的圖書館和藏書”，《文化雜誌》4（1988）：21。

⑧ 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第135頁。

范禮安神父還曾命令孟三德 (D. D. Sande, 1547—1599) 神父將他在航途中用西班牙文編纂的《天正遣歐使節記》(De Missione Legatorum Laponensium ad Romanam Curiam) 一書書稿譯為教會內部通用的標準拉丁文，並在澳門印刷出版。這臺西式印刷機往返於澳門、日本兩地，總共印刷書籍之數量現已難確定。日本學者羅雷思 (Joannes Laures) 認為，現存書籍達30本，另外僅知書名但已佚失的有25本，凡55本。其中30本於澳門印刷，其餘皆在日本。<sup>①</sup>

除了耶穌會聖保祿修院圖書館之外，澳門還有很多私人圖書館亦藏有歐洲圖書。據利瑪竇稱，1606年，中國官員對澳門聖保祿學院進行檢查時：“這位官員看到我們圖書館裏、神父們房間裏的大量書籍和學校裏的很多學生，這些都充分證明了我們的身份。”<sup>②</sup>這裏的“神父們房間裏的大量書籍”，就是澳門最早的私人藏書。根據耶穌會檔案，華倫他 (D. D. C. Valente, ? —1633) 主教於1619年來到澳門時，曾帶來了一批圖書，據高華士介紹，一共有280個條目，組建了一個小的私人圖書館。雖然大部分書籍是他1618年4月離開里斯本時帶來的，其中仍有許多書是在他離開故國後纔出版的，最晚的書出版於1630年，這就說明主教1619年到達澳門後仍在中國繼續收集圖書。這批圖書大多是跟主教職務相關的書籍，但書目中也有植物學方面的書籍，如《中世紀的鐵力木》(Medieval Mesua) 以及必須收藏的克拉維斯的數學書籍。這批私人藏書在華倫他主教逝世前很少對外公開，但之後這些書被送至北京北堂。<sup>③</sup>

16—17世紀，是歐洲書籍傳入澳門的高峰期；17世紀以後，由於日本和中國等地的禁教，耶穌會士東來者日益減少，故攜帶進澳門的歐洲書籍亦日漸式微。即使已經進入澳門的歐洲書籍，由於時間和保管的問題，多數遭到損毀。1753年，法國傳教士宋君榮 (A. Gaubil, 1689—1759) 曾經提到，聖保祿學院的圖書館藏書遭到了嚴重的蟲害，並稱：“藏書幾乎毀掉了一半。”<sup>④</sup>為了防備歐洲對耶穌會的鎮壓，為了安全地保存聖保祿學院的圖書，1761年，聖保祿學院將館藏的最為珍貴的檔案、文獻和手抄本裝為四箱，運往馬尼拉，後轉運到馬德里。<sup>⑤</sup>現今這批圖書館的手抄本藏於里斯本的阿儒達圖書館。1762年，解散耶穌會的命令傳到澳門後，學院圖書館及建築被公開出售。據當時目擊者華人黃之漢 (Philip Huang) 在給主教尼可洛·博基亞 (Nicolo Borgia) 的信中稱：

9月24日這一天，就為了一小塊麵包，他們把壯觀的圖書館中那些裝幀尤為漂亮的圖書整個地賣掉了。……花費如此多時間、如此多精力纔積累的如此多的寶貴書籍，連同那輝煌壯麗的建築，那些優雅神聖的教堂，通通在眨眼間被賣掉了，化為烏有……塵世浮華啊！<sup>⑥</sup> 剩下的圖書大部分都散失，有一部分被澳門葡萄牙官員和富裕的市民買下，還有一部分可能流進了後來復辦的聖若瑟修道院<sup>⑦</sup>，還有一部分可能保存在澳門市政議會。今天澳門民政總署大樓市政廳圖書館收藏了一批17世紀的歐洲書籍，很可能就是當時聖保祿學院的圖書。

①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III, *As Ordens e Congregações Religiosas em*, 309-312.

② [意]利瑪竇：《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第408頁。

③ [比]高華士：“17—18世紀澳門耶穌會在中歐書籍流通中的角色——以西式藏書為中心”，《澳門研究》4 (2012)：129—130。

④ Antoine Gaubil, in *R. Simon, Correspondance de Pékin* (Genève: Droz, 1970), 763, 轉自[比]高華士：“17—18世紀澳門耶穌會在中歐書籍流通中的角色——以西式藏書為中心”，《澳門研究》4 (2012)：131。

⑤ 段世磊：“歐洲東傳早期概況：澳門聖保祿學院1616年藏書目錄”，《文化雜誌》93 (2014)：64-65。

⑥ 原信件藏於那不勒斯的 *Archivistoricodell'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di Napoli*, b15 .inc.1. 4; [比]高華士：“17—18世紀澳門耶穌會在中歐書籍流通中的角色——以西式藏書為中心”，《澳門研究》4 (2012)：126。

⑦ 澳門聖若瑟學院是1728年建成，也應該建有圖書館，在文獻中也多次提到聖若瑟圖書館，但關於該圖書館的藏書情況以及圖書館的其他內容尚未找到相關的資料予以證明，故該圖書館的介紹從略。

附表一 1616年澳門聖保祿學院日本耶穌會教省司庫書目<sup>①</sup>

序號	國籍	作者	著作名
1	西	若奧·達·薩拉斯 João da Salas	《薩拉斯神父與耶穌會的辯論》，第一卷（關於9篇論著中的48點質疑），巴塞羅那，1607年；第二卷（第49至89點質疑及關於習俗、聖靈的美德，及罪惡的論著），巴塞羅那，1609年。
2	葡	安東尼奧·費奧 António Feo	(1) 《論聖人的節日及生平》，第一部，里斯本，1612年；第二部，里斯本，1615年；(2) 《論聖母的節日》，里斯本，1615年。
3	西	若奧·馬爾朵拉托 João Maldonato	《耶穌會神學家安達盧西亞·約翰尼·馬爾多納多神父大人：每位神父聆聽懺悔者的告解》，里昂，1604年。
4	西	若奧·德·托雷斯 João de Torres	《形成良好修養和政府的道德哲學準則，適用於所有人》，布爾戈斯，1596年。
5		弗吉利奧 Virgilio	《弗吉利奧註解》
6		佚名	《耶穌傳》
7	西	默里納 Molina	《論正義》
8	葡	陸若漢 João Rodrigues	《日本大文典》
9	法	塞拉利烏斯 Nicolaus Serarius	《約瑟記註解》，Moguntiae，1610年。
10		耶穌會編	附有葡萄牙語說明的《日本語辭書》
11	葡	佩德羅·馮賽卡神父 P.Pedro Fonseca	《亞里士多德註解》，羅馬，1577年；羅馬，1589年。
12	西	阿茨皮爾庫艾塔 Martin de Azpilcueta 校註	《告解和懺悔手冊》，方濟各會士根據科英布拉大學教授阿茨皮爾庫艾塔博士公佈的一些決定而整理，1552年。
13		耶穌會編	《羅馬殉教者列傳》，科英布拉，1591年。
14		佚名	《沉思經文》(Pontos Noqui)
15		佚名	《舞之書》(Mainofon)

① 此表是日本學者高瀨泓一郎在參考胡伯特勞迪 (Pierre Humbertelaude) 研究成果基礎上還原文獻全名，並作了一定的補充，而段世磊又在高瀨泓一郎的基礎上對這書目內容作了進一步的補充。參見段世磊：“歐書東傳早期概況：澳門聖保祿學院1616年藏書目錄”，《文化雜誌》93 (2014)：68—70。

16	意	洛倫索·鳩斯提尼阿尼	《信仰生活》，文內札，1594年。
17	比	金尼閣 Nicolas Trigault	《卡斯帕爾·巴爾泰利神父傳》，Antverpiae，1610年。
18	葡	布拉斯·維嘉斯 Bras Viegas	《基督受難沉思》，里斯本，1601年。
19	葡	若奧·巴羅斯 João de Barros	1539年版用葡語編寫的《初級教科書》 1540年版《葡萄牙語法及神聖的、如同母親的教會的教義》
20		耶穌會編	(葡萄牙語)《耶穌會憲章》，里斯本，1582年；埃武拉，1603年。
21		耶穌會編	(拉丁語)《耶穌會憲章》，羅馬，1558年。
22	西	佩德羅·里巴德奈拉 Pedro Ribadeneira	《聖·依納爵神父傳》，馬德里，1583年。
23	意	尼古拉·高迪諾 Nicolao Goginho	(拉丁語)《殉教者貢薩羅·席爾瓦傳》，Lvgdvni，1612年。
24	西	托馬斯·威爾拉卡斯汀 Tomas de Villacastin	《默想指導手冊》，Valladolid，1612年。
25		羅馬教會	《特倫特聖公會議》，Lobanii，1567年。
26	西	佩德羅·里巴德奈拉 Pedro Ribadeneira	(西班牙語)《聖奧古斯丁的沉思》，馬德里，1594年；巴塞羅那，1605年。
27		耶穌會編	《聖教精萃》，長崎，1610年。
28		佚名	《有關十字軍的解說》
29		耶穌會編	(拉丁語)《耶穌會會憲》
30		埃斯特旺·阿維拉 Estevam de Avila	《那巴拉簡要》，Lvgdvni，1609年。
31		耶穌會編	《耶穌會的基本精神及特點》(4部小冊子)，羅馬，1559年。
32	葡	洛玻·亞布琉神父 Lopo de Abreu	《倫理神學大全》
33	西	佩德羅·戈麥斯 Pedro Gomes	《佩德羅·戈麥斯神父之綱要》
34		佚名	《聖經》
35		佚名	《聖教日課書》
36		佚名	《奧古斯丁講義》，Colonia，1630年；里昂，1497年。



37	葡	貢薩羅·席爾瓦 Gonçalo da Silveira	<i>Sylvalocorum</i>
38		耶穌會編	《精神修養提要》，耶穌會日本神學院，1596年。
39		耶穌會編	《耶穌會歷任總會長的命令和基本精神》，羅馬，1595年。
40	意	范禮安 Alessandro Valignano	《巡視員神父的教理問答書》，Olyssipone，1586年。
41		佚名	卜尼法斯（Bonifacions），波爾圖，1588年。
42	意	西塞羅 Marcus Tullius Cicero	《西塞羅書信集》
43	西	馬爾丁·德爾利奧 Martin Antonie Delrio	《聖經格言》（第二部）

〔作者註：本文的撰寫，得到了澳門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周孝雷的幫助，特此說明，並致謝意。〕

#### ·學術微信·

2017年11月11—12日，由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廣州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廣州市社會工作研究中心、廣州市社會工作學會、廣州粵穗社會工作事務所協辦的“當代中國社會變遷與社會治理”高層論壇在廣州大學圖書館副樓二樓會議室舉行，來自全國社會學學科的帶頭人、全國性學術團體的專家、各高校的知名學者、部分學術媒體的編輯、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師生代表等約計四百八十餘人參加會議，《南國學術》總編輯田衛平應邀出席。

2017年11月18—19日，由南方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浙江大學亞太休閒教育研究中心主辦，深圳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浙江大學人文旅遊研究中心、首都師範大學美育研究中心協辦的“休閒與文化創意”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南方科技大學圖書館報告廳舉行，來自中國社科院、中國美術學院、浙江大學、南京大學、中山大學、同濟大學、澳門大學、黑龍江大學、深圳大學、蘇州大學、廣州大學、南昌大學、首都師範大學、江蘇師範大學、杭州師範大學、哈爾濱師範大學、上海海事大學、廣東金融學院，以及德國、英國、法國、荷蘭、韓國等地的專家學者五十餘人參加會議，《南國學術》總編輯田衛平應邀出席。

2017年11月21—24日，由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主辦、澳門基金會協辦的“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在澳門理工學院匯智樓演講廳舉行，來自中國社科院、上海社科院、廣東社科院、北京外國語大學、南京大學、中山大學、暨南大學、香港樹仁大學、香港大學、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澳門基金會、澳門歷史學會，以及長崎大學、里斯本大學的近四十位專家學者參加此次研討會，《南國學術》總編輯田衛平應邀出席。